

掌舵人生：索妮娅·卡森的一封信

亲爱的读者：

作为本和他哥哥科蒂斯的母亲，我经历过无数的挑战。我是我们家24个小孩中的一员，13岁结婚，后因发现丈夫重婚而离婚。所有这些仅是那些挑战中很小的一部分。尽管当时我自己并没有发觉，在我人生道路的每一步，上帝都帮助了我。

幸运的是，我可以看到在福利院长大的人们的遭遇，决心尽我的一切努力使我的孩子们得以幸免。为了他们，我同时做几份工作，为的是能够让我们有住的地方和吃的东西。当别人家去电影院或者游乐园的时候，我和孩子们会去附近的农场摘草莓或者其他农作物，和农夫谈好，每摘到4个蒲式耳^①，其中一个蒲式耳归我们。回家之后，我把这些农作物全部做成罐头以便过冬。

我常常引用梅米·怀特·米勒写的一首诗《莫怨别人》，在艰难的时候来勉励我的儿子们。特别是其中的一句：“自己的船自己掌舵。”

① 蒲式耳：一种计量单位。在美国，一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译注

如果事情不顺利——
让你感觉尴尬，
经常你会发现，
你不能怨别人……
恶念一起，
厄运随之降临，
我们为什么要责备其他人呢？
我们只能够责怪我们自己……

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会说：
“如果当初不是如此这般，
那么事情便完全不同。”

如果你朋友很少的话，
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
来一次自我反省，
你会发现自己的过错……

自己的船自己掌舵，
所以——
如果你船沉了的话，
莫怨别人。

在你经历人生的过程中，请牢记这首诗。你所遭遇的一切，干系最大的那个人正是你自己！路是你自己选的，逆境中，是放弃，或者是赌上一把，由你自己决定。最终，依法行事，达成所愿。成功与否，关键还是在于你的决定。“自己的船自己掌舵”如果你没有成功，莫怨别人。

索妮娅·卡森

楔子

“助理，再取点血来！”

这个语气平静的指令打破了手术室的安静。已经给那对双胞胎输了50盎司的血了，但是他们依然流血不止。

“这个血型的血没有了！”有人回复道，“已经全部用完了！”

这个情况给手术室带来了无声的恐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血库里，每盎司的阴性AB型血都已经用尽。然而这对从离开母体时，后脑勺就连在一起的7个月大的连体双胞胎，需要更多的血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否则他们很可能在手术结束前死去。这是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的机会。

他们的母亲，特蕾莎·班德，寻遍整个医学界，只有一个医生团队愿意试图来分离这对连体双胞胎并使他们存活。其他脑科医生都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牺牲其中一个，只能有一个孩子存活。让她放弃两个孩子中的一个？特蕾莎连这个想法都无法承受。虽然他们的头部是连在一起的，只有7个月大，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独立的性格！一个孩子玩耍的时候，另一个会睡觉

或者吃东西。不，妈妈绝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孩子死去！经过几个月的查询，她找到了约翰·霍普金斯的医疗团队。这支70人的医疗团队中的许多人得知这个手术的急迫性后，都纷纷表示愿意为这对连体婴儿献血。

这对幼小的患者历经了疲劳、沉闷和痛苦，医生们考虑到了手术中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手术的最初17个小时进展顺利。因为这对连体婴儿脑部血管是共享的，对他们实施麻醉本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麻醉过程历时不长，且很成功。准备心血管分流手术没有超出医生们的预计（这是经过了5个月的策划和多次模拟演练的成果）。找到两个孩子的血管结合部对于这些老练而又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也不算太难。但是，由于心血管分流，血液无法凝固，所以在婴儿脑袋里能流血的地方都在流血！

幸运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城市血液中心找到了足够的血液来完成这个手术。这些外科医生使出浑身解数，用尽他们所有的能力和技术，在几个小时内成功地止住流血。手术依旧在进行着……终于，整形外科医生缝上伤口。这个长达22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这对连体婴儿——帕特里克和本杰明在他们的人生中第一次分开了！

精疲力竭的主刀医生走下手术台，这个脑外科手术的方案正是他提出的，他，一个在底特律街头长大的穷孩子。

第一章 再见，爸爸

“以后，你爸爸再也不会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为什么？”我强忍着泪水，再一次问道。我无法接受妈妈的话。

“我爱爸爸！”

“本尼，他也爱你……但是他必须永远地离开。”

“但是为什么？我不要他走。我想让他在这里陪着我们。”

“他得走！”

“我做了什么让他想离开我们的事吗？”

“哦，没有，绝对没有。你爸爸爱你。”

我泪如泉涌，“那么就让他回来。”

“我不能，我做不到。”她用力地抱住我，想要安慰我，让我停止哭泣。渐渐地，我停止了啜泣，平静了下来。但是她一松开手，我就又开始问问题。

“你爸爸他……”妈妈停住了。虽然那时我非常小，但我还是知道妈妈想找一个词来让我明白那些我不想听的事。

“本尼，你爸爸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非常不好的事。”

我用手盖住了我的眼睛，“那你可以原谅他，让他留下。”

“原谅他是不够的，本尼。”

“但是我想让他留在这里陪着科蒂斯、我，还有你。”

妈妈再一次尝试向我解释为什么爸爸会走，但是对于8岁的我来说，她的解释并没有让我明白太多。回想那时，我就是想不明白爸爸离开的理由。就算我能隐约明白一点，但都不想接受。我当时悲痛欲绝，因为妈妈说爸爸再也不会回家了。我爱他。

父亲是一个感情真挚的人。他经常出门在外，但是当他回家时，就会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无论何时，只要我想，他都很乐意陪我玩。他对我很宽容。我特别喜欢玩他两只大手背上的血管，因为它们非常粗。我把它们按下去，再看着它们鼓起来。

“看！它们又鼓起来了！”我笑着说，我的小手用尽一切办法把他的血管压下去。爸爸只会安静地坐着，让我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有时他会说：“我想你的力气还不够大。”我就更用力地按。当然，这并没有什么用。然后，我的兴致一扫而空，就去玩别的东西了。就算妈妈说爸爸做了一些坏事，我都无法想象爸爸是个坏人，因为他一直对我和哥哥科蒂斯很好。有时，他会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给我们买礼物。“我觉得你们会喜欢。”他随口说着，黑色眼睛中闪过一道光。

许多个下午，我都会缠着妈妈闹，或者盯着时钟看，到了爸爸下班回家的时间，我会冲到外面去等他。一直看到他沿着那条小巷走回来。“爸爸！爸爸！”我大喊，然后跑过去找他。他会

一把将我抱到怀里，然后把我抱回家。

一切都停在了1959年，就是我8岁的那年，爸爸永远地离开了家。对于一颗幼小的受伤的心，未来破灭了。我无法想象没有爸爸的生活，我也不知道我和我10岁的哥哥科蒂斯是否还能再见到他。

* * * *

爸爸离开那天，我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问了多久，我只知道，那是我生命中最伤心的一天。而且我的问题没有随着眼泪的停止而停下来。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用尽一切我能想到的论据去说服妈妈，去让她把爸爸找回来。

“没有爸爸，我们怎么过日子？”

“你为什么不让他留下？”

“他会变好的。我知道他会。去问问爸爸。他以后不会再做坏事情了。”

我的恳求并没有改变什么。我的父母在告诉我和科蒂斯之前，已经谈定了所有的事情。

“妈妈和爸爸就应该在一起，”我坚称道，“他们都应该和他们的小男孩们在一起。”

“是的，本尼，但有时就是行不通。”

“为什么不可以？”我说。我回想了所有父亲和我们一起做的事。比如，在大多数星期日，爸爸都会开车带我们出去。我们

一般都会去拜访别人，特别是有一家，我们经常去。爸爸会去和大人谈话，我和哥哥会与其他孩子们玩耍。不久后，我们便知道了真相，爸爸有另一个“妻子”，而且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他的其他孩子。

我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知道爸爸的重婚生活的，她从没有让这些问题成为我和科蒂斯的负担。现在，作为一个成人，我只是觉得母亲不该为了保护我们，就不让我们知道事情有多么恶劣。她不让我们知道她所受的伤害有多严重。但在当时，那就是母亲保护我们的方式，她认为她这样做是正确的。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了她所说的他的“婚外情和毒品”。

早在妈妈发现爸爸有另一个家之前，我就察觉到了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太对。爸爸不和妈妈吵，而是就这么走了。他离开的次数越来越多，在外面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我从不知道为什么。

然而，当妈妈告诉我“你爸爸不会再回来了”的时候，这些话伤透了我的心。

我没有告诉妈妈，但是每晚我睡觉前，我都会祈祷：“亲爱的主，请帮助爸爸和妈妈重新在一起。”在我的心中，我始终相信上帝会帮助我父母和好，我们会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不想让他们分开，我无法想象在今后没有爸爸的日子里，我该如何面对。

然而，爸爸再也没有回过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发觉没有爸爸我们也能过。那段日

子我们变得更穷，我能察觉到母亲的担忧，尽管她很少向我和科蒂斯说起。随着我的心智日渐成熟，11岁那年，我发现没有父亲在家的日子里，其实我们三个生活得更开心。我们相处和睦，家里再也没有那死气沉沉的气氛。我再也不用因为爸爸妈妈谁也不理谁而蜷缩在自己房间里害怕。

从那时起，我不再为他们重新在一起而祈祷了。

“他们还是分开比较好，”我对科蒂斯说，“不是吗？”

“我想是的。”他回答。和妈妈一样，他不会对我说太多他自己的感受。但是我知道，尽管不情愿，他也明白：没有爸爸，我们的生活状况反而更好。

我试着回想爸爸离开之后那几天的感受，我不觉得自己有过愤怒和怨恨。我妈妈说，那段经历让我和科蒂斯很痛苦。毫无疑问，他的离开对我们哥儿俩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改变。迄今为止，我的记忆也只有他刚离开的那一点点。

我学会了用忘却来平复心中的伤痛。

* * * *

“我们只是没有钱，本尼。”

在爸爸离开后的数月中，这句话我和科蒂斯听了得有上百遍，当然，这是真的。当我们像以前一样要糖和玩具时，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从妈妈的脸色上看出她拒绝我们时的痛苦。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便不再去要那些我们不可能拿到的东西了。

曾经有几次，一丝怨恨划过妈妈的脸。她却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向我们解释说，爸爸爱我们，但是他不会再给她钱来抚养我们。我模糊地记得，妈妈去过几次法院要求爸爸支付子女抚养费。之后一两个月，爸爸会寄些钱来——但从来没有寄足数——而且他经常有合法的借口。“我这回没法把全部给你，”他说，“但是我会补上的，我保证。”

爸爸从来没有补上过。过了一阵，妈妈也不再尝试从他那里得到经济上的援助了。

我意识到爸爸不给妈妈钱的事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艰难。然而，对于曾经的慈父，我幼小的心灵并没有因此而责怪他。但是与此同时，我还是不明白，父亲怎么会又爱我们，又不想给我们钱去买食物呢。

妈妈很少责怪爸爸，至少没有对我们说，或是让我们听见。我几乎想不起妈妈什么时候说过爸爸的坏话。这准是我没有对爸爸怀恨在心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妈妈让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过得十分有保障。很长时间，我在想念爸爸的同时，对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的日子感到满足，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妈妈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从小在一个多子女家庭里长大，一生命运坎坷。但是她实现了她生命中的奇迹，并且帮助我们兄弟实现了我们的奇迹。无论我遇上了多坏的事情，我都能听到她的声音：“本尼，我们会好起来的。”这些话不是空话，因为妈妈相信。因为她相信，我和科蒂斯也相信。这信念给我带来

安慰和保障。

妈妈的一部分力量是来自对上帝坚定的信仰以及她可以激励我和科蒂斯的天赋，让我们认识到她的言行一致。我们知道我们不富有，但是就算再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头上，我们也不会为吃什么、住哪里而去发愁。

我们在没有爸爸的情况下成长，让妈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从没有抱怨——至少没有向我们抱怨。她也没有为她自己感到难过。她试着扛起全部的重担，渐渐地，我明白了她在干什么。无论她要出门工作多少个小时，我都知道，她做这一切是为了我们。她的这些奉献与牺牲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林肯曾经说过：“我一切的成就和我一切的梦想，都源于我的母亲。”我不确定我想说的和这一样。但是我妈妈——索妮娅·卡森，是我生命中最早的，最强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力量。

没有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对我来说，我的故事要从她开始。

第二章 生命中最强大的力量——妈妈

“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儿子！”妈妈瞪着科蒂斯给她的纸说。“不，先生，他们不可以这样对你。”纸上的字妈妈认不全，科蒂斯必须给她读出一些单词，但是她十分明白学校辅导员做了什么。

“你要做什么，妈妈？”我惊奇地问她。当校方作出决定后，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能改变。

“我早上就去学校，解决这件事。”她说。我从她的语气中知道妈妈一定会这样做的。

科蒂斯，比我大两岁的兄长，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辅导员决定让他去上职业课程。一年来，他的一度低迷的成绩进步得很快，也很乐观，但是他上了一所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学校。妈妈相信辅导员还按着“黑人不适合上大学”这样的旧思维去办事。

当然，他们会面时我不在场，但是妈妈那天晚上和我们讲的事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我和那个女辅导员讲，我儿子科蒂斯会去上大学，我不想让他上任何职业课程。”然后，她就把手放在我哥哥的头上，“科蒂斯，你现在已经是大学预科中的一

员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我妈妈的性格。她不是那种让成规来决定她生活的人。她很清楚我们两个男孩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妈妈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她五英尺三英寸高，很苗条，尽管在我小时候妈妈的体形中等偏胖。如今她患有关节炎和心脏病，但差不多还像从前那样敏捷。

索妮娅·卡森的性格是典型的A型性格——发奋图强、目标明确，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尽己所能，不满足于现状。她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女人，无须追寻细节，便能迅速地掌握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妈妈有直觉的天赋——这让她能够认识到自己要做什么。这应该是妈妈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了。

妈妈的性格是坚定的，或许是强迫性的，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这种性格影响了我。我不想把我妈妈描绘得那么完美，因为她也只是个人。有段时间，我不求上进，这是她不允许的，她便会不停地唠叨、苛求，甚至无情地对待我。当她相信一件事的时候，她便会坚持不懈。不是很爱听她说“你不是一个天生的失败者，本尼，你能做到的”，和她最爱说的“你只要去问上帝就可以了，他会帮助你”。

作为孩子的我们，有时并不愿意听她给我们讲道理，或是听她劝。但我们的叛逆和不受管束都没让妈妈放弃我们。

在那段岁月里，妈妈不断地鼓励我们，科蒂斯和我们都开始相信：我们真的能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也许她给我们洗脑了，让我们相信，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能做得出众。直到现在，我都能

清楚地听见她在我身后说：“本尼，你能做到的。你永远都不要怀疑这一点，哪怕是一秒也不行。”

妈妈结婚时，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3年级，但是在我们家中，她是一股强劲的力量。她鼓动我闲散的爸爸做了很多事。主要是因为节俭的观念，他们省下了很多钱，最终买下了我们第一栋房子。我想，若是一直按照妈妈的路子走下去，他们在经济上会很富裕。我确定，她完全没有料到在之后的几年中她要面对贫穷与艰难的日子。

与妈妈相反，我那六英尺两英寸高、身材清瘦的父亲常说：“无论何时你都不要穿着落伍，本尼，穿自己想穿的衣服。”他注重着装和财产，他也喜欢被人围绕着。“要对他人友善，要看重他们，如果你对他人友善，他们也会喜欢你。”回想他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他很想做一个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如果有人让我描述爸爸，我会说：“他是个好人。”我今天仍然这么觉得，尽管之后他的身上出现了种种问题。

我爸爸想让我们穿着花哨的衣服去做有男子汉气概的事情，比如泡妞。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学业很不利。我现在很感谢妈妈带我们脱离了那种环境。

论智慧，我爸爸不能轻松地掌控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他会在细节上较劲，不能纵观全局。这可能就是我父母之间最大的区别了。

我父母都是在子女众多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妈妈有23个兄弟姐妹，而我爸爸有13个。他们结婚的时候，爸爸28岁，妈妈13

岁。许多年后，妈妈说出了真相，她那时其实是为了想办法离开那个令人绝望的家才结婚的。

婚后不久，他们便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劳工人流，从田纳西州的查特努加搬到了底特律。人们从南方的乡村迁移到北方来寻找收入多的工厂工作。我爸爸在凯迪拉克的车间找到了一份工作。据我所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也是唯一的一个职业。他一直在凯迪拉克工作，直到他在70年代末退休。

父亲也曾在一个小型浸信会做牧师。我一直都没闹明白，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被授予了神职。他只带我去听过一次他的布道——或许，我只能想起这一次了。爸爸不是电视中的那种慷慨激昂的传道者。他讲起道来十分平静，尽管他偶尔会提高音量，但是他的讲道还是显得十分低调，观众也没有被带动起来。他讲道并不流畅，但是他尽力了。我现在脑海中还能浮现出在那个特别的星期天爸爸的样子——他站在我们面前，又高又帅，胸前的大金属十字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

* * * *

“我要出去几天，”妈妈在爸爸离开我们几个月后和我们说，“我要去走访几个亲戚。”

“我们也要去吗？”我好奇地问道。

“不，我一个人去，”她的声音异常平静，“还有，你们俩不能不去上学。”

我还没来得及反对，她就告诉我，我们可以住在邻居家。“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可以在他们那里吃饭、住宿。”

也许那时我应该想一想她为什么要走，但是我没有。要住在别人的家里了，这意味着我会有更好的待遇，更好的食物，还能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开心玩耍。所有这些，让我很兴奋。

第一次以及接下来的几次，都是这样的，妈妈告诉我们她要离开几天，邻居会照顾我们。因为她都十分细心地安排她的朋友照顾我们，所以每次妈妈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而不是害怕。我们对妈妈的爱深信不疑，我从没想过她会不回来。

这可能看似奇怪，但它却是我们信赖这个家的见证。一直到我成年，我才知道妈妈在“探亲”的时候去了哪里。当她身上的担子太重时，她就会去精神病院。分居和离婚使她陷入非常困惑和忧虑的精神状态。我认为她内心中的力量帮助她认识到她需要专业的治疗，并且给了她勇气去寻求帮助。通常她每次会离开几周的时间。

关于她接受精神病治疗一事，我们从来没有起过半点疑心。这也是她想要的。

渐渐地，妈妈从精神上的重负中走了出来，但是她的朋友和邻居还是很难把她看作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孩子永远不知道，也不会知道这对她的伤害有多深，邻居们纷纷议论她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件事，她离婚的事也导致更多的议论。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成了她身上严重的污点。妈妈不仅要持家，维持生计，还要在